

主要人物表

罗伟荣，广州南粤出租车公司的士司机。

劳笑萍，制衣厂女老板，富婆。

黄怀华，广州南粤出租车公司的士司机。

关锦婷，广州南粤出租车公司女的士司机。

杨鹏飞，关锦婷丈夫，下岗。后跳楼自杀。

杨圆圆，关锦婷女儿，某名校小学学生。

马国良，河南信阳人，大学中文系毕业。广州南粤出租车公司的士司机。

欧阳婷，关锦婷中学同学。自由撰稿人。

萧志言，关锦婷中学同学，车主，商人。

唐宏敏，唐又水女儿，贵族学校大光明中学学生。

老戒，中年商人，具体身份不明。

姚日雄，唐宏敏同学、恋人。贵族学校大光明中学学生篮球队队长。

少女，河南驻马店人，磐谷路碧浪夜总会小姐。

方圆圆，东北婆娘，三元里“老少咸宜”发廊老板。

香花，“老少咸宜”发廊洗头妹。后与阿奔合谋绑架曼迤，被捕。

曼迤，江苏人，发廊妹，后猝死。

阿奔，粤北山区人，香花情人，理发师。合谋绑架曼迤，被捕。

的士江湖

卢渭，广州南粤出租车公司的士司机。曾被劫。

欧阳生，影视界红人。

司徒生，又叫黄中涛，真名赵汉坚。征婚骗子，被捕。

冯晨熙，广州南粤出租车公司女的士司机。

韩韦萍，广州南粤出租车公司女的士司机。

鄢怀宗，海南东山人，广州南粤出租车公司的士司机。

遭劫杀。

邬佩琳，鄢怀宗妻，广州南粤出租车公司女的士司机。

史文，广州南粤出租车公司车队队长。

唐又水，罗伟荣中学同学，唐宏敏父。副局长。

谢建碧，唐又水妻。

第一章

勒索

罗伟荣的心已跳到了喉咙上。他知道自己寡不敌众，尽管以前曾学过几下三脚猫的功夫；四周既没有保安，也没有警察……

广州天河城广场一带，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当代大都市气象。2001年夏季的某个黄昏，西边天空的晚霞慢慢消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灿烂耀目。耸立在广场西侧的电子广告牌上播放着一个内衣广告，一位美艳绝伦的女子穿着三点式正在那里搔姿弄首，煞是撩人。分布广场四处的小喇叭传出一位女声风情万种的《情哥去南方》：“南方的世界多繁华，南方的高楼霓虹亮，妹妹我在家中天天把哥想，千万莫忘家乡的山花香……”

一辆的士在天河城广场前停定，走下一个中年人，四十五六岁，国字口面，两道浓眉，中等身材，长得结实。头发长长，没加整理，如一蓬乱草。上身一件运动衫，下身一条短裤，脚上一双波鞋。衣装很普通。他向东走去。载他来的的士随即开出，消失在车流中。

中年人慢慢向前走。朋友的话又在耳边响起：“老友，镇定！我一见那帮‘扑街’出来就报警！不过，一定要小心！那种人一发起狂来，什么都敢做的！”（扑街，广州俗语，意为扑跌在地上。骂人话。）

他只能装作镇定，其实他是气怒交加，心乱如麻。

他在广州已开了十多年的士，对四周一切早已熟视无睹。他暗暗观察四周，想看看能否找出些什么贼眉贼眼的人，但没有。四周人群神情安详，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单身的男女一个个步履匆匆，大概是赶着回家；一对对情侣卿卿我我，有两对躲在阴暗角落里早已抱成一团，咬嘴唇咬得天昏地暗……

中年人来到老狼时装店门前。这时是6时50分。

怒火又在胸口奔窜，把他闷得慌。他暗暗攥紧了一下拳头，似乎做了拼命的准备。

这中年人叫罗伟荣，南粤出租车公司的士司机，可以说

是广州的士行业的老“波骨”了，想不到竟然老猫烧须！

三四个小时前，他送了一个客到大同路一条小巷口前，收了钱，正准备把车开出去，突然觉得车尾部被碰了一下，急忙下车查看，只见一个穿着背心露脐装的女子，骑着一辆红车自行车，车前放了一个大挂包，弓着腰，正准备从的士的外侧绕出去。罗伟荣急步冲过去，大叫一声：“别走！是不是你撞了我的车！”

“唉呀！我哪有撞你的车！”女郎一下将自行车停住，也叫起来，“你看你的车哪里花了？哪里花了？”是半咸不淡的广州话，声音却是娇滴滴的煞是销魂，同时把胸脯挺了挺，两个肉团子就晃荡了两下，也不知是真的发育过度，还是戴了种什么特制水袋文胸之类。

罗伟荣被晃得双眼花了花，尽管这样的北方女子他见得多了。定了定神，仔细看看车尾，也确实丝毫无损，心里骂一句：“死北妹！”正想走向车头，哪料女子却一把抓住他，娇滴滴的又叫起来：“我说大哥耶，你怎么能乱说人家撞你啦？”边说边又把那两个肉团子晃了晃。

罗伟荣一把拨开她的手：“话错你啦！Sorry 啦！得唔得？走啦！”自己走向车头去。

打开车门，正要坐上去，罗伟荣的心突然一下子吊到了喉头上：他放在车头玻璃前的那个皮包没有了！“啊？包呢！？”他急忙看座位底下，没有；到处翻了一通，也没有。愣了约十秒钟，他猛地挺直身体，醒悟了：自己是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

跳出车外找那女郎，早已无影无踪。

今天算是白干了，这还不是要命的，要命的是包里不但放着他赚得的钱，还放着他的驾驶证、行驶证、资格证、身份证及其他证件！这都是吃饭的“家伙”啊！罗伟荣气坏

了，只觉脑里被涂了浆糊，一片混乱，嘴里在不停地咀咒：“你这只鸡！你这只死鸡！”手微抖着，掏了支烟，猛抽起来。

也不知骂了多久，他才一屁股坐回到方向盘前，“砰”声关上门，狠狠地捶了几下座椅，怒火填胸，气闷得要命，顺手把车门的窗玻璃摇下来，呼了几口恶气，正准备把车门的窗玻璃摇上，一个三十来岁，穿着吊带裙的女子走了过来，把头贴近车门窗，低头问道：“先生，去番禺，多少钱？”

这本来是的是士佬梦寐以求的生意，去趟番禺收一二百块，一天的班产也就挣够了。那女子本以为罗伟荣会迫切地跟她讲价，哪料对方的头一转过来，竟是一声怒叫：“不去！”女子愣了愣，被罗伟荣发青的脸色吓了一跳，看着猛然开了出去的的士，嘴里也骂了一句：“黏线！”

罗伟荣强忍着一腔怒火，他明白，现在他是不能载客了，被交警查出无证驾车，那是不得了的事。他只能把车开回荷兴苑的停车场。

谢天谢地，一路上没有警察查车。

进入停车场，里面空空荡荡。罗伟荣把车停定，人就趴在方向盘上。烦啊！要把所有丢失的证件办回来，真要把人烦死！何况这段期间又开不了车，白食谷种！这损失少说也要四五千！我还要靠这些钱来供车供楼啊！怎么办？怎么办？

没有办法。只能一个个去报失，一个个补办。

罗伟荣双眼发直，瞪着车前的墙壁，其实他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时，腰间别着的手机响起来。

他以为是富婆劳笑萍，又要约他去打麻将，拿起手机，没好气：“喂，谁？”

“罗先生，你的证件在我手上。”传来一个讲普通话的男人的声音。

罗伟荣像触了电似的整个人弹起：“你，你是谁！？”

“不必管我是谁。”对方的语音带着得意的笑意，“总之你的证件在我手上。”

“我的证件……”

“不相信？我把你的驾驶证号码念给你听。”对方念出一串号码，“没错吧？”

“你要怎么样？！”罗伟荣气不打一处来。

“没怎么样。这些证件对我不啥的，对你可是很重要啊！吃饭的家伙，对不对？如果想要回，晚上七时到天河城东侧的老狼时装店门口等着。带2000元来。”

“你，你……”罗伟荣竟一时气塞。

“不必生气嘛。”对方笑起来，“做生意，你情我愿。不要讨价还价。记住，不要报警。以前有个的士佬就报了警，结果抓我不着，而他以后就不用再开士的了！”

“你……”

“还有，一个人来，多一个人我也不会给你。”

“我习……”

罗伟荣的粗话未说完，对方已挂了机。

罗伟荣拿着手机停在半空，愣了足有半分钟。

光天化日被人偷了东西，自己还得掏钱去赎！

怎么办？拿钱去赎，还是报警？还是宁愿去补办证件，也不跟这些北佬流氓打交道？

不知想了多久，有人敲车门玻璃。

罗伟荣别头一看，是吴大勇，一个高高瘦瘦的汉子，东北人，荷兴苑停车场的保安。

“罗生，今天这么早就收工啦？”吴大勇弯着腰，操着勉

强能让广州人听得明白的广州话，“赚够啦？”

“赚够？我今日当黑啊！”罗伟荣开了车门走出来，递了支烟给吴大勇，把如何“当黑”说了一遍，“刁那妈！我要报警捉了那帮扑街！”

“唉呀！那，那使不得！”吴大勇连连摆手。他来自东北，却没有东北人的风风火火，好酒好斗。他不饮酒，还胆小。有一次有个小偷窜到停车场来想偷东西，他看见了，不是冲过去捉贼，而是把手中的三色棍一挺直，远远地指着小偷，大叫起来：“有人偷，偷……捉，捉……”说话一急他就口吃。那个小偷倒是被他吓得夺路而逃。事后保安头头把他训了一顿：“吴大勇啊吴大勇，你混蛋！你是保安，你不捉贼，怎么还叫人来捉贼？！亏你叫大勇！”几乎想把他开除。但这吴大勇有个好处，就是不顶嘴，唯唯喏喏，是是是。弄得头头也没了脾气。后来的士佬们开玩笑，说保安头头怎么忘了他姓吴，“吴”就是“不”的意思嘛！

“什么使不得？”罗伟荣没好气，“警察不捉人？”

“警察捉不到人啊！”吴大勇道，“你知道大头成吧？”

“毕大成？那个新仔？那个戴眼镜的矮仔？”罗伟荣想了想，“对了，怎么这个月好像不见他了？他怎么啦？”

“他被吓得不敢开的士啦！”

“什么？吓得不敢开的士？”

“就是嘛！两个月前，他跟你一样，被人家偷了皮包，要他拿钱去赎那些证件，他就报了警。结果呢，他去了那个地方，等了一个钟，根本没人跟他接头，也不知道那些贼是怎么看出来的。最后有个警察还说他报假案！把他气的。第二天晚上，就有电话打到他家里，叫他以后当心点，不会有他的好果子吃。大头成是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才开的的士，这一下就把他吓坏了。想想补办证件也烦，干脆就不干

第一章 勒索

了，现在就在百岁街的旺记小食店给朋友打工，卖云吞面！”

“难道我真要拿钱去赎自己的证件！”罗伟荣叫道。

“要你直接拿钱去赎，算那些贼有良心了！你不见证件还可以不给钱。”同车队的的士司机黄怀华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插嘴道，“我舅仔前两个月被人偷了皮包，那些贼要他直接把2000元打进某个账号，说只要钱进去，就把证件寄还给他。结果，钱进去了，那些证件影也没有！气得他几乎吐血！”

罗伟荣明白，自己一个人在路上，若跟这伙人结上仇，被对方知道自己每天必在东方宾馆等客，自己在明，这伙人在暗，那真不知会遭到什么报复。

但他不甘心就这样认了。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吴大勇又要开口：“罗生，算……”

罗伟荣一下打断他：“算什么算！这帮扑街简直是想要我们的士佬的命！”眼望黄怀华，“兄弟，敢不敢跟我去一趟？”

“你想去跟那帮人讲数？”黄怀华吃惊得眼睛瞪大，“大佬，咪搞我，我还女细老婆嫩哪！”

“不用你出面，”罗伟荣手一摆，“出了事也跟你没关系。”

“那你要我去干什么？”

“你把我送到天河城广场前，然后把车开到老狼时装店附近，那里人不多，警察不会来赶你走的。你就等着，一见有人来跟我讲数，你就报警！我就拖着，见到警察，我就一拳打他扑街！”

“那样很危险的啊！”吴大勇叫起来。

“我想这种人不过就是几个结伙作案的毛贼，还未至于是什么黑社会组织。”罗伟荣打断他，仍然望着黄怀华，

“那，不管结果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敢不敢去？”

黄怀华想了想，确实跟自己没关系，连这样都不敢去，以后岂不被其他司机佬耻笑？以后自己真有什么事，谁还会帮自己？一拍胸口：“好！我就挨义气，跟你去！”

现在，罗伟荣站在老狼时装店门口，左看右望，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半个小时过去了，走过来两个穿低胸露脐装的女子，轻轻地蹭到他的身边，娇着声问：“先生，想按摩吗？很舒服的。”

罗伟荣正怒火填膺，眼一瞪：“不要！走开！”两女子愣了愣，悻悻然而去。

又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

罗伟荣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把手中的香烟狠狠地掷在地上，一脚踩灭了火，向黄怀华的的士走过去。

走了两步，他又停下来。他好像感到黑暗中有多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如果真会出什么事，还是别连累朋友吧。他转过身，朝天河路走去。

出了天河路，向东走不远，就是公共汽车站。刚走到一处树阴下，罗伟荣突然觉得背后有人跟着，猛转身一看，是个小孩。

这小孩看来只有十岁，仰着脸瞪着罗伟荣，操一口湖南普通话：“先生，你是来要证件的？”同时有三条大汉靠了上来。

罗伟荣猛吃一惊。也不知是不是自然反应，他说的话竟是：“不是！”三两步走出树阴处，来到路灯下。

一条大汉已挨到他的左边，沉声道：“罗先生，我认得你。”

罗伟荣不管他，继续往车站方向走。还没走出两步，他

第一章 勒索

突然感到右侧腰间被一把尖刀顶着，同时听到另一个大汉阴沉的声音：“我们只求财，不要命。你还走，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罗伟荣的心已跳到了喉咙上。他知道自己寡不敌众，尽管以前曾学过几下三脚猫的功夫；四周既没有保安，也没有警察，附近的人只以为他们是朋友。这种情形下要是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他收住脚步，转过身来。三条大汉已把他围在中间，倒是那把刀收起来了。

罗伟荣左右看了一眼，强自镇定，从裤袋中掏出香烟，一人递了一支，三条大汉接了，但不抽。罗伟荣自己点了火，猛抽了一口，镇定一下精神，只听身后的一条汉子道：“我们只求财，不要命。你立即拿钱出来，我们就把证件还你。”

罗伟荣感觉狂跳的心稍慢了下来，他又吸了一口烟，道：“看看是不是我的证件。”

小孩把皮包链拉开，掏出证件，一个个打开，又一个个合上。

罗伟荣认得是自己的证件。从裤袋掏出 2000 元，交与小孩，同时一把夺回皮包。

身后的汉子随即拦停了一部驶近的的士，右侧的汉子挨着罗伟荣，沉声道：“你上车！”

罗伟荣上了车，门立即被“砰”声关上，的士开出，罗伟荣好像看到其中一条汉子在挥手跟自己说“拜拜”。

罗伟荣气得几乎要爆炸，脑中却是一片空白；他猛靠在座椅上，才发觉自己背脊的冷汗已浸透了运动衫。

当天夜里，罗伟荣梦见自己开着一辆价值 300 万的红色法拉利，在路上开得风驰电掣，如一团火般掠过东风路，掠

的士江湖

过中山路，掠过环市路，掠过解放路，掠过内环路，见车超车，随意变道，红灯也不停，在整个广州城中飞舞，威风极了，爽极了，不用再开着的士在路上到处兜客了，不用再怕警察突然查车了，不会再被人勒索了……

第二章

一个女子的不幸

“像你这样的条件却要整天在马路上做吸尘机，连美容院都不敢去，还要守生寡？嘻！简直是无天理！浪费资源！”

“小心想傻你！”车队女的士司机关锦婷听了罗伟荣讲述自己的梦境，忍不住笑骂道，“到时拉你去芳村傻十！”（广州精神病院在芳村明心路，过去是广州市第十人民医院，市民简称“傻十”。）

“唉，这叫心理宣泄。”马国良道。

马国良是从河南省信阳来的司机，年约三十，中等个子，戴副眼镜，中文系大学本科毕业。广州人形容这中文系叫万金油，意思是“涂”哪里都行。毕业后，他最理想“涂”的地方是政府机构，可他没门路，去不成，却进了一家工厂。论文化水平，厂里没几个人能跟他比，但他太纯真，不会搞人际关系，厂里领导就是要他去车间里当工人，而且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做得他整天昏头昏脑，之乎者也早跑到九霄云外。其间他考了车牌。过了两年，工厂倒闭，工人们四散而走，各谋出路。原厂长调到局里去当了工会主席，还有一批厂领导则自己当了老板。马国良对此最是气愤难平，他说，这些人开厂的资金其实都是以前厂里走体外账走出来的。这就是喂饱七八个人，饿死七八百人，国有企业亏损其实就是这样亏掉的。

马国良怀着满腔义愤，东碰西撞，结果虽然文化不低，却尽是撞着一面面的软墙。没有办法，马国良就南下闯荡，来到广州，寄住表姐家中，但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碰上一个叫阿涛的老乡，是开非法洗车档的。

每到晚上十点，阿涛就叫上三两个同乡的妹仔，在芳村某段马路，扭开了路边的消防水龙头，拉出水管，给人洗车。既没牌照，也没办任何手续，当然就是非法的。主顾多是开夜班的出租车司机，也有部分私家车。一般是从晚上十点洗到第二天的清晨六点半。据说一个洗车档一年偷水费6000多元。政府对此自然是坚决取缔，但就是无法根绝，每

第二章 一个女子的不幸

每死灰复燃，至今在广州城边某些路段，每到夜里仍可看到这类洗车档。阿涛便是这样谋生。马国良找工作一时没有着落，便跟他做了洗衣仔，暂且挣顿饭吃。

哪料才做了不到一个礼拜就出了事。这一夜，洗车档来了部私家车，车上下来了四条汉子，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一个个叼着烟，一边看马国良跟两个河南妹子洗车，一边就用言语挑逗这两个妹子，跟她俩调情。这两个河南妹子也无所谓，嘻嘻哈哈的跟他们调笑，有些话也说得有点出格。车洗完了，交了钱，几条汉子就要其中一个妹子跟他们去玩。这个妹子叫阿冰，样子长得很甜，调笑话可以讲，但真要单独跟这几条汉子出去，她可不愿意。几条汉子对她是又赞又哄，赞她多么靓，哄她说要带她去卡拉 OK，又说玩完后给她 300 块，但她就是不从。哄到最后，其中一条汉子就耐不住性子了，说刁那妈，你这条死北妹竟敢不给面子，我们又不是白要你去玩的，怕我们没钱给你吗！说着就一把抓住阿冰的手臂，想硬把阿冰拉上车。阿冰拼命挣扎，其他三条汉子便也嘻嘻哈哈的上前来又推又拉。

情形这就很不对了，但阿涛却吓得不敢哼声，倒是马国良挺身而出，大叫住手！人家不愿意，你们就不能够硬来嘛！几条汉子一看马国良，斯斯文文戴副眼镜，成个文弱书生的模样，立即破口大骂：死捞仔，多管闲事！其中一个就冲上来，右手一甩就要给马国良一巴掌。马国良本是凭着一股正气，真打起来哪是人家的对手？很自然地就举手一挡。对方比他高几乎成个头，右手被一格，左手就是一下直冲拳。其他两个汉子也冲过来。马国良一看势头不对，转身就跑。

一条马路上要么就没有洗车档，要么就不止一个洗车档。马国良便是朝前面不远的另一个洗车档狂奔，后面追着

两条汉子。当时这个洗衣档刚好有一部的士洗完，司机坐回车上，正准备把车开走。马国良狂奔过来，一把拉开车门跳了上车，大叫快开车快开车！

车上的司机不是别人，正是罗伟荣。他刚才看到了马国良跟人家争吵，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不愿管这类闲事，也就没有走过去，现在一看马国良失魂落魄，知他被人追打，于是一挂档一松离合一加油，车便如箭般开出，把那几乎已冲到车侧面的两条汉子甩在了车后。

马国良就这样逃过了一劫，也就这样结识了罗伟荣。罗伟荣见他为人老实，有义气，就介绍他进了南粤车队，向公司承包了一部车，一干就干了五年。那时正是外地司机陆续进入广州的士行业的时期。

马国良很感激罗伟荣，但他开始做的士佬时，心里还是觉得没面子，认为自己堂堂中文系学士，竟要做出租。不过后来也想通了。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啊？吃饭才是最要紧的。别说自己只是本科生，就是正儿八经的硕士研究生，还不是一样有做出租车的！面子这东西，扛起来很重，戳穿了其实也很虚，你不在乎它，它也奈何不了你。脸皮厚也不等于不要脸，从另一个角度看，正表明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强，脸皮太薄反而不健康。而且自己也不是一辈子干这行，等有了钱，就干别的，到时再说。这就想通了。

“大学生，什么心理宣泄？”关锦婷三十三四岁，只认赚钱，对什么知识学问大不以为然，语气中不免带了点讥讽。

“一个人受压抑久了，就从反面找寻出路。”马国良向上推了一下眼镜，他的普通话带着颇重的河南口音，广州话又讲得不咸不淡，“像荣哥，平时一个不小心，在路口停车载客，被警察查牌，二百块就玩完，气顶。这回被人勒索，二千块玩完，心伤。这都是压抑。潜意识里他就很想摆脱这种

第二章 一个女子的不幸

压抑，但大白天不能表现出来，那就在夜梦里宣泄，开法拉利，耍威风。这就是心理宣泄。”

“听起来有道理。”吴大勇拿着三色棍走过来。

“其实大千世界，这种事多的是。”马国良在的士佬中确是很有文化的，一有机会他就想露一手，使自己与众不同，“比如我表姐，四十四五了，离了婚，带着个儿子，就靠在商场做 Sell（推销员），每月只有六七百元，穷得要死，还经常受气。有时大家一起饮早茶，她对那些服务员却大声吆喝，要人加水，要人加茶叶，人家慢了些，她就骂：‘你以为现在不用做啊？’‘你以为我无钱埋单啊！’一副大把钱的样子。别人劝她别这样，总劝不听。其实，她就是想要找个心理平衡。”

“什么心理平衡，顶个屁用！”关锦婷又笑骂道。

“有用。至少是当事人觉得很受用。”马国良继续发表他的宏论，“就说我们的士佬，平时开的士，侍候人；到了自己坐的士，很多人就极力摆款，手也张开，脚也分开，十足个大款模样。潜意识里，其实就是心理补偿。你们看过报纸上报导的那个调查没有？说是那些繁荣娼盛的娼，平时被男人玩，百般屈辱千般奉迎，到她有了钱，就反过去找鸭（男妓）。她被男人玩还未玩够吗？当然玩够了。但有了机会她就要反过来玩男人。一样的道理。”

“你个衰仔，”黄怀华正要打开车门，听马国良这样说，走过来狠敲了一下马国良的头，“把我们的士佬同那些鸡比！”

“假正经！”关锦婷骂道，“你们谁没叫过鸡？谁没嫖过？哼！没个好东西！”打开车门坐进去，“上路啦！没钱讲什么都是废话！”的士随即开了出去。

关锦婷是车队里有名的靓女、公认的“队花”，肤色白